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胡澄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七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分
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
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

宋 釋普濟 撰

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
翫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
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
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
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
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
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
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

數為邪解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
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
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啐棒分無啐棒分
師曰有啐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啐
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
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
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
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

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
為讎呈慈明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
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
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
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
潭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
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
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

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
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
麼百鳥銜華獻師曰釘根桑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為甚
麼不銜華師曰裋無襠袴無口問無為無事人猶是金
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
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
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

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
為鼯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
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
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
是荆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
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
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踣跳上三
十三天搗脫帝釋鼻孔驢唇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

世界寬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
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
姦賊棒喝玄妙皆為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
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
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
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
有暫暇有一人不叅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
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一箇即是

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
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
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
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
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剎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
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
堂半夜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
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呷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

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
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
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
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計箇入路既得箇入路
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
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
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擗擗倒須彌山撒
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

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為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

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擲便下座

時翠巖真

為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

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鶩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

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
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
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
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
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
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
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
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

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
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
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
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
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
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
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
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

謚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叅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巖南禪師師至黃巖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

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往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

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祗如鋒芒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倏來倏現萬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

欽定四庫全書

王燈僧元
卷十七

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徧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鵬便合乘時止灤因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為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

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
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
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
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
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
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
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
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闕
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為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
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
取一步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撓
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
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
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
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
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
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把住則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
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懣底那能善

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
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
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
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擢正當恁麼時水脉如何辨
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
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
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
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華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

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沈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
水脈看如無且將漁父笛聞向海邊吹上堂風瀟瀟兮
木葉飛鴻雁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予拍手
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
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還會
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傳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
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
功者不可以營事為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

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娼坊我則孤拳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為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庭堅主後事茶毗日鄰峯為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分定作

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祇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焚
靈骨定于普覺塔之東謚寶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
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僧問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
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
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仙師曰
別寶還他碧眼人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

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
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
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
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
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
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
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
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

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
漚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
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
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
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
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
契便往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

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
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
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
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
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
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
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祇
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

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
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
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
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
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遂符行佛手驢
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
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
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大悟道大

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家
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
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
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
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
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
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
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

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下何問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祇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搥擗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曰這

箇為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
曰非但和尚憊懾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
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
麼師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
具曰爭奈這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
我一體腳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
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
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鬚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

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上堂道
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
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
華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
麼生擊香卓下座上堂視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
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
奈承泰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
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自己佛事惟憑

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
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
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
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
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為斬斷然則剛
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
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
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

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
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
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
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
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
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
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
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為衆竭力上堂頭陀石被

莓苔裏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
歸宗寺裏參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鵬殘快鷹不打死
兔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
施三草二木師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
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
誠宗門大畧言卒而逝火葬燄成五色白光上騰烟所
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林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漫天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即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

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真說妄說空華水月翻憶
長髭見石頭解道紅爐一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
為箭兔角為弓那吒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
嶽牆壁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
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子細看
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禰不了殃及
兒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
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

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潭州大瀉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為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

以扇勒窓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
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叅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
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
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往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
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
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
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輓毬
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寨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

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
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
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
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
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
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
從教荆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

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
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
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
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地
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
顏辭叅積翠歲餘盡得其道秉間侍翠商榷古今適大
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

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
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
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
麼翠聞益竒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
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後傳至東
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
幾以開元為禪林請師為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内外事
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瞋睡露柱

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
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擊鬆耳卓朔箇男兒大
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
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
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
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

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
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
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
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
麼生叅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
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參高德舉處
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
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

青山綠水夾竹桃華祇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
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
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
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敲聲纔動
大眾雲臻諸上人觀山僧下觀上觀觀箇甚麼下觀觀
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
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
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邈斑

斑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閣維獲五色舍利骨
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今
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為酬
答沙岸蘆華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
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曰汝何
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

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
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
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僧
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
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
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
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
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

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
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
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
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
然寬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
却若也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
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
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

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
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
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曾毆一拳死
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
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法門不幸
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
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

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揚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裊裊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為大僧徧歷

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為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

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
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
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
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三
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梵僧授
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
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叅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

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驚鷺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為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

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
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
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
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懽
懽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
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
曰這裏從汝梵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

時英邵武
在同安作

首座師欲
往見之

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

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
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
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
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
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
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
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
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屑齒在師曰慶閑即

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為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
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
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
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
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
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
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
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

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為甚麼
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
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
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
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
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
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水烟氣
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

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為作記而疑其事方臥店夢有呵者曰開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畧曰稽首三界尊開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為底心

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瓢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瓢師曰
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
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為甚麼無
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鱖鱖十方世界
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
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鋏可以掘鑿
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
家坐免使走塵壤大眾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
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瞻其
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
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
愛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
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
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
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溜漢又僧禮拜起

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烟息
弓弣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
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
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
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
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
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
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為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

喝下承當未為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
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汙先賢
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祇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
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
難暨商那和修優波鞠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
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玲玢
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

禪剎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
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
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
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
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
折數枝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
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

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
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
卓一下上堂寶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
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
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
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巖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
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
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

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
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
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
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
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
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
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

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麼說話
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為馬若是翠巖即不然也不向已
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
饒說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
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上
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
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華微笑算來猶涉離
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

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
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
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鞮
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
切尋常深遯白雲甘為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
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
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穆以五色舍利
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
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
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
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
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桺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
毛隊翠見為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
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
些子閒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
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
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
春等閒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
上堂主山吞却衆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
為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
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
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

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
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
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
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
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
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謁
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興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

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澁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下華落華開自有

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
之機鍼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祇
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
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
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
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華曰如何是學

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華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覩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眾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南嶽法輪文旻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

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
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
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
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團頭
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華飛三冬汗如雨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
傳亦無羞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

他烟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
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烟消火滅
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為苾芻依黃龍於歸
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
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
罷書偈曰茶芽鹿藪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
年春事辦得閒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

茅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

談辨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叅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

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弓箭
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
恁麼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關高鎖鳳凰峯師曰不到
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
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
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為
復是鉤頭不妙為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
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

疑師曰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無人
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
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
破秣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
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
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
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

著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
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
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
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
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
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
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
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

處是黃龍為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
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
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
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
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
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
何故有奪胎而生者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
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

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為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叅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

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
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
華雖逼真而非真華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
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
肯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
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
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
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

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
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
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
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
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
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縑素
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
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潑
詰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
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迴無入處乞師方便
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
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
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閒緣歲餘豁然契
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
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

非難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己說法為人難既明之後在
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
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
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
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懺懺開堂上堂
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
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已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

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
敗軍之北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
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烟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
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
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已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
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為蹊徑亦能
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

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

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縑素
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
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
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
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
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處

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
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
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
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
古錫不要南山要鬘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
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
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白雲明月
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
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
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
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
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
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

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歧路莫祇管自家點頭
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
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
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
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
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水頭不打
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

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
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
笑死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
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
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
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
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閒和尚卓拄杖一下

温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
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
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
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
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為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
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

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
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
蛇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
鍼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撫仕澹
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
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
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

艷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飫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

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默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莭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

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
祭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
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剌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
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
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
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

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
多知俗漢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籍堆頭拾得蜣螂糞
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閒拈出示人祇為
走盤難看喫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
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吳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光洞耀迥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

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穽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鷄拍禪牀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飢入聖起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

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適來許多見解拂
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
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鞚弓
架興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
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甚麼
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
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
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

且要治疾阿哪哪

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紹興府象田梵鄉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為復是逢強即弱為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

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
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
蟇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
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
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
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
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
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

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為人事來為佛法來師曰為佛法來龍曰若為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與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為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為大佛事

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
土中以黃華翠竹而為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即空故且
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為座而示佛事裨其行人
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
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
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渠裝
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
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
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
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
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
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
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
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
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柏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華一朵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薦口打師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

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
推為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立乎巨川末後
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
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
火烱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
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師子兒衆中還
有金毛烱赫牙爪生獐者麼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
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撩鉤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辨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為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為人處也師曰粗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臥病維

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祇恁麼便
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
況牽枝引蔓說妙談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
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莽
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祖擲定釋迦鼻孔揭
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輞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

衲僧終不守株待兔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
今日不囊藏分明為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
德光為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
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
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
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

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
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
所往竟無知者

大慧武庫謂證
悟顯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
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
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
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唱曰且道

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寫公
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
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
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
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
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

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

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

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
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
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
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
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
道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遯鶴喚作右軍
鷺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接藍色千峯削玉青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

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
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
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祇解搖
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覩見眼中滴血莫有翻瞋作喜
笑傲烟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
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
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
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

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
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
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
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閒漂野跡既然如
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
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
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癡參上堂夜夜抱佛
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

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
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
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
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
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
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
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
他人舌頭上呷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別起

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
青山玉一團唱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
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
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
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
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
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
一曰撥草擔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

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
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
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
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
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
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
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

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
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
首衆至晚為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
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
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
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
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

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
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
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
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
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
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
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
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齧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

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唱一
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豕山解打鼓萬象
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吃茶師以力叅
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
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
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
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

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潞淨
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
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
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
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
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
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為常師謂同行
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滅衣

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茲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烟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

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為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轆轤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薦拈拄杖起

身云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
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
黑雲變黦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
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
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
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
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
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

裏釘橛輓三箇水毬直至後人構占不上便見爲山水
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咬人家猪狗雖然
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
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
十夜來天落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
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
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

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
九夏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鄰家睡
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上堂古
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
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
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
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聖萬靈上堂
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
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大道縱橫
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
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
是饅頭大衆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即不
然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
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

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
關捩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
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
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
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
不免倣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
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

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子能有

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囊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叅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

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
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
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
索然如倒壘甃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
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
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
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
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

陽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
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
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
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梅檀
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
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

倫敦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
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
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
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
地前廊後架切忌攬匙亂箸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
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過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
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
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

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
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
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
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
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
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鴟啄鐵牛無下

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
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
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
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
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
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
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壽
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

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誨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彙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鷓鴣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擲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
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
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
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
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鑄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
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
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

幸遇改且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趂下一隻鞋曰還知
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與麼上
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
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
下拄杖却召大眾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
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薦拈拄杖曰三世一
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祇

是饑來喫飢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詰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叅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根斷疑

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輓一轉赫日上昇天門照
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
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仿
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
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
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
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
墮坑落澗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

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
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
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
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遊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
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
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
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

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趣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

亡乃依三峯龍禪師為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
龍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
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
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
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
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
攬魚鰕淨見為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
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

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觀此爐中梅
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
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梅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
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梅檀
云何鼻中有梅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
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
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烟若鼻得聞合蒙烟
氣其烟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

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艱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

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
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景德北
有景德德即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在頂上崇寧二年
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
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
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
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
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

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
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
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
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
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覲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
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
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

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即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

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
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
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
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
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
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
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

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邈雙溪一日偶書云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裋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五燈會元卷十七